

◇金洲风物 程保平专栏



程保平，铜陵市作家协会主席，偶有文字散见于报章末端。

1950年冬，大舅21岁，自金洲参军，一道应征的还有几个后生，其中一个叫杨起源，跟大舅一样，是个高高大大的年轻人。

那一年父亲17岁，住在老家梁家冲。头一年他死了爹，把丧事办完，全家人肚子就没了着落。村口的征兵布告贴出来，他招呼没打一个，一口气走四十里，到县城参加了县大队。不久部队整编，说要开往朝鲜，结果却是去皖南剿匪。父亲说，当兵是想拖杆枪回来，把村里何保长给毙了。头三年，何保长抓了他二哥的壮丁，还打了他的娘。他要出这口气，没想到枪没拖回来，保长却被政府给镇压了。

大舅从小随外公在江上跑船，从九江贩木头到安庆去卖。1939年，外公被鬼子杀了，他就退到岸上打零工。穷人家的孩子木讷，但当兵的风光也晓得，他就动心思随大流参军了，到部队才知道，是到朝鲜去打仗。他跟杨起源在一个炮兵营，炮是火箭炮，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喀秋莎，因为是秘密武器，炮身总绑着炸药，怕被敌人抢过去，但炮管打红，容易自爆，杨起源就是在一次自爆中被震傻了。

1956年，朝鲜战争结束，大舅随部队开到大西北，转为铁道兵。铁道兵

小时候的夏天，最喜欢的是下雨，最不喜欢的是雨后。

下雨好呀，凉快，可以在屋里待着，也能出去找人玩，在谁家平房里，地方大，玩沙包，玩石子，踢毽子，打牌，都可以。不然就在家，缠着妈妈炒点儿蚕豆蹦儿，炒点南瓜子。还能干啥呢？

但是雨后，地里的草就一层一层长出来了！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啊！记得刚学“雨后春笋”这个成语的时候，老师让造句，我就说，我家地里的草如雨后春笋，被老师打了一个大大的红叉。

草长出来了，我们就要跟着妈妈下地薅草了。要快啊，不然一两天草就盖着地皮了，那些玉米、芝麻、黄豆，不除草怎么行？

地里的草以“红丁猴”和“梭衣草”为主，这都是繁殖力强、生命力旺盛的家伙。“红丁猴”长得快，一根主茎往下钻，地上能长得老高；“梭衣草”不好拔，根容易断在泥土里，所以，地里半干或者太干都不好弄，断了的根又会长出一大株“梭衣草”。有的人家用大号的螺丝刀，或者专门制成的铁橛子

在富阳，于鹤山公园门前，等候相约前来喝茶的友人。我独自站了有一刻钟，注意到先后约有十几对新人拥进门去。这是冬日一个天气晴和、阳光灿烂的下午，我第一次到富阳，感觉整座城市到处喜气洋洋的，仿佛正在举行一场集体婚礼。既然有缘躬逢其盛，我义不容辞地将新娘逐一仔细端详，我心醉神迷、乐此不疲的模样，如让妻子看到，难免不被其骂得狗都不敢进门。

友人很快就赶到了，大家温文尔雅地找了位置坐下喝茶。公园里到处都是彩蝶般穿梭往来的新人，面对摄像机镜头，他们或矜持、或端庄，印象中似乎没有一对是活泼轻快的，全都是若有所思的深沉模样。他们为什么就不能欢欢喜喜地追追赶赶、打打闹闹呢？对于鹤山，我几乎没什么概

老兵

比农民还苦，大舅受不了，就回家做了农民。杨起源的耳朵被震聋了，被分到铜陵做矿工，后来不耐烦，也回家做了农民。那一年，父亲参加一个干训班，准备提干，却因为大裁军回乡做了个小职员。再几年他落户金洲，成了大舅的妹婿。

三个青年人在战火里走了六七年，像出一趟远门，回来了什么都没变化，还是普通的庄稼人，一样的生产生活，成家生子，日子过得艰难而平常。他们不说战争是史诗，英雄有多崇高，小心回避和保护着曾经的惨烈记忆。不同于他人的是，每到过年，会收到一张年历画，写着“光荣人家”。他们把年画贴在中堂上，笑一笑，拍拍手，然后该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就这样到老。

大舅是在72岁上患病去世的。那年9月，我去看他。他说，咳血了。第二天我陪他上一一六医院，看病的是他远房的弟兄，他把我拉到一边说，左上肺全白了，你明白什么意思吧？要有两万块，我能保他活五年。

除草记

来挖“梭衣草”。第一年不除干净，第二年会更多。

阴雨天气的时候，薅出的草最好要搬到地头去，不然一下雨，这些被连根拔起的草又要活起来了，还要再费一趟功夫。

薅草是个弯腰蹲地的活儿，容易累，但是孩子有时也有孩子的乐趣。有时候为了想讨妈妈一个夸奖，就好好干活，不大一会儿，瞧，薅过的地方一株株玉米整齐排列，间距里一株草也没有，再看看面前，杂草混着玉米苗，乱糟糟的，两下一对比，自己就先得意起来了。薅草累了，就拿“梭衣草”长长的须叶儿编辫子，编一把小辫子。

等到地里的庄稼大了，就不薅草了，要锄地，妈妈是大人，用锄头，我们不会，只好用粪耙子，用的时候得小心，千万别伤了苗，这时候伤了苗就没办法了，都长大了，该匀的都

大舅看病的钱都是借的，哪有这两万块？我只好对大舅说，没大问题，回家静养吧。

中午，我在医院旁边一个餐馆里请大舅吃饭，点了不少菜。他说，这个菜是发的，不能吃，那啤酒是冰的，医生说不能喝。我鼻子一酸，只好转过背，不让他看到。三个月后，大舅去世。

杨起源回村后，整个人像一床旧棉絮，萎靡得伸不起来。每到过年，他要穿破棉袄，系草绳，胡子拉碴的，找民政讨补助，谦卑而下气。那样子像无师自通的行为艺术，但大家都说他脑子不好。1990年前后，有一次，他居然摸到我的宿舍，也是这种打扮，只多带了一床被子。 he 说是来矿山上访的，要求恢复公职。他在我宿舍里住了一星期，吃自带的炒米，用被褥打地铺睡觉，怎么劝都没用。那一次他是两手空空回家的，回家后，叫女儿送了一点鸡蛋给我妈，说我不嫌弃农人。不几年他也死了。

大约在大舅和杨起源去世前后，政府开始发放老兵补助，先是每月二三十，然后每年加一点。我父亲活到87岁，到去世前，每年能拿两万块。为此，老人家挺有状态的，如果我们给他钱花，他自豪地说，不要，我有钱。

匀过了，也补不起来了。

用到锄头的时候，天气其实已经很热了，我们干的活儿少。早上天蒙蒙亮，妈妈就把人喊起来，交代一番：锅里米已经下水，馒头已经放篦子上了，起来把锅烧干，剥几头蒜砸个蒜泥就行。我们迷迷糊糊从睡梦里应答：好，好，知道了。

妈妈下地干活，早上去得早，下午去得晚，趁着天气凉快啊。

那时候，去地里干活，路过人家的地头，看着谁家地里的草多草少，免不了要指手画脚一番：张三这个懒虫，地里也不收拾；李四两口子真勤快，这块地里的草薅得多干净啊，看看人家这庄稼长得……

说实在话，我家地不多，只有四亩，爸爸不在家，都是妈妈一个人干，我们除了撒泼添乱几乎帮不上什么忙。妈妈很勤快，家里地里收拾得都干净利落，我们家地里的草从来没有疯长过。

后来，好多人家都使用了除草剂，草渐渐少了。即使有草，也几乎没人薅草了，村里的人外出打工的渐渐多了起来。

夫子是敏感的。大江的浪，淘尽千古风流人物，岸的沧海桑田和自己日复一日地老去，他是切肤地感受到了，心里随之滑过的便是一种若有所失的怅然之感。而在另一个瞬间里，眼前的一切使我恍如面对一本心仪已久的、每读之必数掩卷的好书，惟恐一不小心读快了错过些什么。我想起美是多么简单啊，简单又是多么美啊，就像春江东去、红日西沉，就像人的婚嫁丧娶、生老病死的一生……

后来天黑下来，杯中的茶也已喝得淡了，我们便都站起身来，离开暮色中的鹤山公园。隐约记得已故国学大师钱穆曾经说过，读国史一定要心存温情与敬意。其实，于鹤山明净的山水间，与友人一起喝一杯茶，这句话也同样适用。

◇寻常巷陌 西洲专栏



西洲，本名张芹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鲁迅文学院第29期学员。作品发表于《诗刊》《安徽文学》《诗歌月刊》《湖南文学》《芳草》《雨花》《山花》《朔方》等，出版散文集《你好，旧时光》，短篇小说集《平地波澜》。

◇网络小说 李利忠专栏



李利忠，又名李庄、李重之。浙江建德人。长日谋食之余，偶或写点诗文，以遣有涯之生。